易意參疑

䷓ 坤下巽上

觀盥而不薦有孚顒若

九五在上四陰仰之觀之位也坤巽合体順而且巽觀之德也又五以中正示人則德以居位而大中至正以為天下觀〻之道也故名觀祭未有盥而不薦者此是假借以明慎重之意未盥之前誠意猶未至也既薦之後誠意則已散矣惟盥而不薦之時則此心極其誠敬而顒然可仰人君之為觀而可苟哉必聚一念之精明以守中正之道而不輕有所為如所謂不待言動而敬信不待視聽而戒懼則實德在中而可為民表中可以建中於民正可以表正於下而百辟之刑下土之式在是矣不借祭者盥手致絜而酒食未薦孚信在中而顒然可仰矣乎盖

人君一言一動皆覌仰必篤恭不顯而後皇建有極否則怠荒
踈畧天下之覌望去矣其何以作則乎哉
彖曰大觀在上順而巽中正以觀天下
人君所以樹天下之觀者中正之道而已然位之所不在則其
道不尊德之所不在則其道不立卦体九五在上是中天地以
為之君撫華夷以作之主而帝王之治統在焉不可謂无其权
矣卦德順而且巽是内之和順於道德外之深入乎事凡帝王
之道統歸焉不可謂无其德矣又九五有中正示人之義則是
其覌天下也行之以中而為萬邦之繩式立之以正而作群后
之儀刑帝王之道術彰焉建極綏猷之治莫是過矣卦之所以
為覌者以状
觀天之神道而四時不忒聖人以神道設教而天下服矣

此極言觀之道以見聖人之為觀與天道之為觀一也觀天之神道觀字與觀水有術觀字同天之神道不可見於四時不忒觀之可見天之神道矣試以天道觀之太虛无形於穆无朕而道維其神也但見四時流行而不忒其序四時之行莫非天理發見流行之實故觀天道之神于四時之不忒而天之所以為觀者可見矣若夫聖人之為觀則以天之神道設教其不顯之德篤恭之妙直與上天之載无声无臭者同一机而彰軌立極于天下所謂中正示人而設施教法一如天之四時運行而不忒也由是天下之被其教者自皆不識不知順帝之則而无不服矣是天以四時為觀而四時之運也維其神聖人以設教為觀而教道之立也亦維其神是聖人之觀與天道之觀一也所謂盥而不薦有孚顒若者其神道設教之妙乎所謂下觀而化

者其天下服之之效乎故言觀道而極于天道聖人之極致則无餘蘊矣天下服不可與四時不忒對看

先王以省方觀民設教

先王盥而不薦有孚顒若既足以立為觀之体矣然猶以為不省方觀民則无以遍知天下之風俗而敷教或失其宜其何以尽觀之用也故必巡于侯甸巡于四岳命太師陳詩以觀民風命市納價以觀民俗由是因民而設之教教之以中使天下同歸於中教之以正使天下同歸于正感之以不盥之孚而必兼之以觀民之教其即大李或問所謂不惟化之而又有以處之者也是故下觀而化而天下服矣

六二闚觀利女貞

進人大觀覧宇宙之无窮知四海之得失司馬子長南浮長淮

西使巴蜀泝大江望雲夢泛沅渡湘有此閱見方能就一部史記卻自夫吳楚過齊魯客梁晉收天下春蔵之肺腑而歸之皇極一書士君子在天地間必須遠歷四方博聞廣見而後可二以陰柔居內而觀乎外不出戶庭而欲窺上國之光知海內之事所見能几何哉曰利女貞言其為丈夫之羞也

六三觀我生進退

蘊子曰君子之得其君也既度其君又度其身君能之而我不能不敢進也我能之而君不能不可為也九五大觀在上正可事之君顧三之自諒何如耳三以居下之上可進可退故不觀九五而惟觀我生之通塞以為進退此所謂君子之度其身者也

六四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

九五中正以观天下典章文物燦然明備故曰光四最近五故曰观占者際此當随其臣庶之分而為朝覲仕進之幸於以观国之光可也

觀國之光尚賓也

四謂观國之光則是大臣覲天子之耿光吾道際亨嘉之盛會君子於此能充尚賓之心乎蓋王者以賓礼待邦国以賓興待賢能使當观之時而賢人君子不能尚賓以观国之光則有負於時矣故已仕者當尚其賓礼之隆而朝覲之不容已未仕者當尚其賓興之典而仕進之不容后此辞曰观光而必継之以用賓于王也尚賓以心言爻象兩賓字不同用賓者言用作賓於王家尚賓者言當尚其賓礼而用賓也小象必如此看方與爻辞合一观光是六四近君事尚賓則就占者而什其用賓之

義

九五觀我生君子无咎

五以中正觀天下所謂神道設教而天下服君德之盡善者也

居此位得此占者自反其德誠能盥而不薦有孚顒若盡為觀

之道而无異于九五君子然後可以當衆之歸下觀而化而天

下服矣故无咎

觀我生觀民也

所謂觀我生者非但說自觀而已必者方觀民以驗風化之何

如而后觀已之道始盡蓋有天下国家之責者欲自已身上体

察无不尋到觀民處大抵表端則影正以民觀我觀之審也以

人驗已驗之真也

觀其生志未平也

自家說是我從別人說是其七实一也上九居賓師之位而有具瞻之責位高望重未可忘戒惧故必观其生君子而後无咎益以道為天下观者必須道是以為民表而后可否則憂勤惕厉其能忘乎故曰志未平也

䷔震下離上

噬嗑亨利用獄

強梗去而奸宄鉏則内顺治而外威嚴治化无不行矣故亨然間隔者天下之大害去天下之害在任刑罰卦之威明浔中此用刑之道也以此治間則刑清民服而天下之間去矣故利

頤中有物曰噬嗑噬嗑而亨

此以卦体什卦名以卦名什卦辞也中虚為頤四陽為物間隔不去則治道壅閉必无可合之理故有噬而合之義卦取諸此

也既噬而合則强梗息而德教行排準動化无所不通矣故彖辭取諸此也

剛柔分動而明雷電合而章柔得中而上行雖不當位利用獄也

太剛則過暴太柔則過弛剛柔分則剛不過暴柔不過弛卦体有得中之道也非威无以服強禦非明无以察奸僞動而明則威足以斷明足以察卦德有威明之象也又觀卦象則雷電合而章明動之極而相須為用威明也又觀卦變則柔得中而上行剛柔不偏而所施中節得中也凡此皆用獄之道是以一節雖不當位而其衆善若此則亦可以用獄矣盖威以治之明以照之而又中以裁之則聽斷惟公民情克允是雖未能刑罰清而民服而折獄致刑辭有不得其理者

先王以明罰勑法

以道化天下者聖人之心後世民偽日滋於是不得已而立之法以防民之偽故必擬議夫輕重大小而明辨刑罰或正五刑或正五罰或作官刑或作贖刑一一詳審而條分縷析以為一定之律若此者所以振勅法度以警有眾懲于當時使人凜然而不敢犯垂于後世使人肅然而不敢踰是明罰所以勅法使天下之強梗有所畏而德化無所間也聖人立法之意固如此

初九屨校滅趾無咎

初九無位為受刑之象治于人者也中四爻為用刑之象治人者也人情無所懲于前則無所警乎後小人小有所犯的時節沒有懲治他的是縱其惡而養其成後來漸不可長畢竟惡極罪大而不可救此小人之不幸也初惡未形當其一行之非一事之失就有所懲治了彼就後來不敢為惡決無何校滅耳

咎矣傷弓之鳥高飛驚餌之魚遠逝人惟過然后能改初之懲于前而警于后成就他做箇好人此小人之福也故无咎

六二六三

二之柔剛遇難治之獄難在人也故曰滅鼻三之位不當无治獄之才難在我也故曰遇毒然初難治而二有已成之法天下終无抗法之民故終得无咎三雖无才而人皆當治之獄不必十分本事而犯法之民久亦自當輸服故小吝无咎皆緣時當噬嗑之故也

九四噬乾胏得金矢利艱貞吉

噬乾胏者治之难得金矢者人之服金取其堅矢取其直得堅直之情則所訟无不宜矣九四剛柔得中得用刑之道所謂治雖难而人无不服民之自信也堅而狡偽者獻其誠民之用情

也直而暴慢者致其恭故有此象然獄者係天下之命主刑者司天下之命必失其平則良善有无告之冤小人有受服之幸其貽患豈小小哉故必凜凜其心惟恐一毫不明而思慮艱難兢兢其守惟恐一毫不公而施為正固初不敢上下其守而輕重其心乃為听斷惟公民情克允所謂庭中称平而天下无冤也故吉

未光也

陳氏曰必言利艱貞則吉者盖恐用刑之人有慢易偏私之心而未甚光大故因占以戒之耳此是戒占之辭不在九四上說大凡人之心体光明正大方能听之无私斷之合理而得治獄之宜以心少有偏私少有慢易而心体不光大則未免徇私害正而刑罰不中民將无所措手足矣故周公戒占者以艱貞夫

子原其所以戒之之由故曰未……无聖人輩拳拳欽恤之心可識
慮遠說詳矣
六五噬乾肉得黃金貞厲无咎
柔順而中即彖傳所謂柔得中而上行也此乃寬仁之主有好生之德者以此用刑人无不服所謂雖不當位利用獄也乾肉固為難噬得黃金則為人服矣然治獄之道不可不謹書謂欽哉恤哉惟刑之恤哉人君少有一不慎而民命隨之矣故用刑之際必當貞而不私厲而能謹則庶乎五刑五用罰當其罪在一時則為祥刑在萬世則為定律而可得无咎
天子以好生為德人臣以執法為公君四之艱貞五之貞厲上下各盡其道矣
何校滅耳聰不明也

人君明罰以勑法其曉然示人以趋避者无不明且尽上九陽剛而過極則是負固怙終其于趋避之宜冥然无覺悍然不顧此所以惡積罪盈而何校滅耳實由已作其能逭乎

䷕ 離下艮上

賁亨小利有攸往

卦変剛柔交錯卦德文明以止皆所以為文也故名賁剛為主而柔來輔剛既足以有為而明又无不照故亨柔為主而剛来輔柔既不能大有所為而又艮止于外故小利有攸往此因卦材之或善或否而兩示其占之意

柔來而文剛故亨分剛上而文柔故小利有攸往

剛柔之力量不同而其取效亦異故剛可以主持而柔不可以

彖以卦変柔來文剛剛既足以有為柔又足以協德事之济也

宜也故亨剛上文柔柔為主而剛反為之助柔則運量之未然剛則施為之不究竟之不濟也亦宜也故小利有攸往

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

卦本為賁故因卦變而言天文又因卦德而言人文皆是賁的道理柔來文剛剛上文柔剛柔交錯這便是天道自然之文蓋天之日往月來而柔交于剛便是柔之文剛月往日來而剛交于柔便是剛之文柔剛柔相雜以成文其燦然為意于天者即此卦變的道理故直指之曰天文以見在易者即其在天者也卦德離為文明陰麗于陽而文章見外艮德為止陽極於上而安止不遷即此文明以止就是人道當然之文蓋君臣父子之間燦然有礼以相接便是文明然其中君臣父子各止其所而截然有分以相守便是以止分守嚴而礼文秩其為人道之綱

紀者即此卦德的道理故指之曰人文以見在易者即其在人者也

觀乎天文以察時変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

觀天文人文就卦中之文而觀之也蓋天時之変亦不過剛柔相錯而已天下之化亦不過文明以止而已即此卦之天文觀之就可以察時変了蓋変通莫大乎四時不出此陰陽之代謝故以剛柔交錯求之而天時无餘蘊矣即此卦之人文觀之就可以化成天下了蓋天下之人情物理不出此分守礼文故以文明以止推之而治化无餘事矣夫以察天時化天下而道不外此賁道之大為何如

山下有火賁君子以明庶政无敢折獄

尊者之間稽錢穀之出入明有所遺者其失小折獄則指頑之

間存亡所係轉移之際生殺攸關苟明有所不及則其害豈小
小哉是以君子慎之而不欲輕也然則君子非輕庶政蓋尤慎
于刑罰耳

初九賁其趾舍車而徒

剛德明體剛則有定守明則有定見以道為貴而飭躬勵行富
貴利達曾不足以動心者故如非道之車則寧舍之而徒步此
是賁其趾的實象假如富與貴不以其道得之君子就不處了
士君子所重者名節所全者道義故有千駟萬鍾非其道義一
介不以取諸人者剛一直乎

九二賁其須

道同則相孚勢孤則相倚大抵人情如此故二附三之陽剛而
動以之修身則同道而相益以之事國則同心而共濟彼此相

附亦足以為賁也

九三賁如濡如永貞吉

一陽居二陰之間柔來文剛而陽得陰助其為左右後先者有人以彼之勞遺我之逸而我得以優游順適故為賁如濡如然陰柔邪媚易以溺人或以其一時之助而少動於情欲之私鮮不移其所守者故戒以固守其貞而說之不以道不說則既得陰之助而又不失吾之守故吉小人之賁我為可喜也故喜其賁而有濡如之象然小人之溺我為可懼也故懼其溺而有永貞之戒

終莫之陵也

人无可貞之守則人得以私干之而陵易者至矣信能永貞則雖犯者在我而嚴憚者在人其誰敢侮之耶故曰終莫之陵矣

吉在是矣

六四賁如皤如白馬翰如匪寇婚媾

四之不遇于初者妄求之隔四之必求于初者无已之情三雖匪寇婚媾情則是而理則非終不能易其守也曰皤如見四之不得乎初曰翰如見四之不忘乎初曰匪寇見四之終不失乎初也昔關羽劉備之臣猶四與初九相賁不幸爲曹操所得猶四爲三所隔操察其心初无久留之意曰吾受劉將軍恩誓以其死不可背之非所謂白馬翰如者乎然操之留羽非欲害之羽亦曰吾極知曹公之待我厚即匪寇婚媾也

六四當位疑也

遠于初似不相得近于三若可比附能无疑乎三之求爲婚媾宜有以來之矣然非四也位也

六五賁于丘園束帛戔戔吝終吉

丘園非所以為賁其曰賁者不文之文也去末崇本去文就質此君道之尚儉者也但或失之太簡而固陋有所不免耳禮貴得中儉而太過故以為吝禮奢寧儉儉而反本故得終吉既抑且揚聖人尚本之意深矣

六五之吉有喜也

時方逐末而五獨以反本為治所以挽天下于敦朴之風而囿天下于淳龐之治此不惟一人之慶實貽斯世斯民之福澤也不有喜乎

上九白賁无咎

居卦之上處賁之極當文勝之末流而能反之以就于質為已而存尚絅之心為治而得尚忠之道故為白賁言以无文為賁

也夫華靡盛而實則衰枝葉繁而本先撥時之咎也賁極而反則脩已而无過侈之失致治而无逐末之風何咎之有

上得志也

賁文之弊而反之質本上九維世之心也既曰白賁是能崇雅黜浮反淳還朴而挽天下之志遂矣故曰大得深幸之也

䷖ 坤下艮上

剝不利有攸往

卦体陰盛陽衰小人衆而君子獨吾道窮矣又卦德內順外止是時當止而君子能順時而止也不利攸往之戒易其為君子謀歟

不利有攸往小人長也　一節

不利攸往者蓋以五陰向盛群枉方張於此不去禍將及矣此

君子不宜于攸往也且以卦德觀之有順時而止之象故所謂不利有攸往者正以觀乎是象君子有見而然也大凡君子之出處每觀時運之盛衰陽息而盈陰消而虛時可行也君子尚時而行陽消而虛陰息而盈時可止也君子尚時而止若此者何哉蓋以時運之盛衰皆天行之否太消息盈虛皆天運之使然有非人所得而違者是以君子尚其時以為行止時當剝落則消與虛之在陽而盈與息之在陰矣能不順時而止乎故不利之戒時當然也

上以厚下安宅

人君以一身居兆民之上則民固君之宅也地不厚固无以載

親之如父母而可以久居民上矣何宅之不安也

初六剝牀以足蔑貞凶

陰之剝陽從微至著初六在下是陰柔小人方生于下而欲剝上九陽剛將盡之君子猶剝牀之六及于足也其勢必至于蔑貞而自取其凶君子于此惟避而去之為可免耳凶還指小人言時說指君子恐非聖人扶陽抑陰之意

六二剝牀以辨蔑貞凶

六二漸進而上是小人之勢益壯而害正之謀將熾矣猶剝牀而及其幹也其勢必至于蔑貞而自取其凶君子可不思所以防之哉凶字亦就小人身上說

未有與也

剝牀而至于辨亦已危矣夫子猶曰未有與者言小人之黨與

末甚盛大教君子急避小人之意若俟其禍既切身則无及矣

見易為君子謀

六三剝之无咎

剝五陰皆剝陽者而三處其中獨與上應不忍黨邪以害正是小人而知有君子也故在剝之時為无咎所以示勸于小人者至矣

六四剝牀以膚凶

初二四以牀取象取身之所處也初為牀足二為牀辨三為牀上人所卧處四人之身也非牀也始剝于牀之足漸及于人之膚禍及身矣象為剝牀以膚言剝于牀而上及人之膚也此時此際凡忠臣義士之在朝者或僞其孥或竄其人即所謂一網打尽者是已吾知国有君子社稷蒼生之福君子既至于剝者

小人豈能以獨全故凶字亦當指小人言此正見小人不可丢
君子而君子不可不辨之於早意

六五貫魚以宮人寵无不利

天道不可一日无陽世道不可一日无君子陰長消陽至五極矣不可以再長也故取率陰從陽為象五陽群陰之長上下四陰皆為所以者也誠能明于陰陽之分識其順逆之机統率群陰使之隨行順序以所命於陽事权一帰其掌握国是一惟其謀畫如貫魚以宮人寵然夫小人无君子則乱听于君子小人之福也故无不利知幾貞之取凶則知從陽之為利矣

上九碩果不食君子得輿小人剝廬

陽受陰剝而已尽獨上九在上而尚存是天地生生之意未尽滅息故獨留此以為撥乱開治之人善類由此復興正道由此

復盛有如碩大之果人不及食而能復生者矣占者值此吾與其非君子也使為君子則應天出治而為萬民之所載故曰得輿吾冀其非小人也使為小人則柔変為剛而所以庇覆者无其人不亦剥廬乎傳曰不有君子其何能国可見剥廬之訶雖為君子謀亦為小人謀也

君子得輿民所載也小人剥廬終不可用也

民所載言民之所歸終不可以去我也是君子可以有為之意小人剥廬將以自用也至于終不可用果何益之有哉曰終不可用明非小人之利也聖人尊陽抑陰之意每每如此

䷗ 震下坤上

復亨出入无疾朋來无咎反復其道七日來復利有攸往

卦体一陽來復卦德以順而動又陽之復也始于姤而至此為

七爻剛之長也兆于今而其勢為必盛故其辞曰陽道既復正人始進君子可以有為矣不其亨乎故其在己則出入无疾而斯道有大行之慶一人之亨也其在朋類之来亦得无咎而時亦有獲祉之休衆陽之亨也然所謂陽復而亨者吾嘗以陰陽反復之理推之則時至七日而陽有必復之期天開平治之運挽回吾道之春以其數則然矣以其時考之則可矣故曰七日来復以見天之必有是時也夫天既有是時則人必有是事由是以往自然動而不括出而有獲所以出入无疾者此也所以朋来无咎者此也何利如之而亨不假言矣七日来復者計之於未復之先利有攸往者計之于已復之後愚按彖詞反覆一亨字便了復則必亨理勢然也出入无疾亨在我也朋来无咎亨在人也七日来復則計陽復之必然以見時至而必亨也利

有攸往則既復而亨无往不利而无咎无疾皆在其中矣臨曰八月計陰長之期然曰月曰八惡其長而進之也復曰七日計陽復之期然曰日曰七喜其來而速之也扶之折之聖人之情見乎辭矣

彖曰復亨剛反

剝盡為坤則君子悉為小人所變而無有存焉者矣今一陽始生于下是陽既往而復反回吾道于式微之后極正人于凋落之餘此復所以必亨也

動而以順行是以出入无疾朋来无咎

震為動坤為順一陽初動能以順而行是君子之始進而凡是於施為措置者一皆循乎義理順乎時宜其自處者不乖其處人者不拂凡衆之動皆得其宜如此則已能自固人无可乘在

我固以順動而自利朋來亦以順動而相安而行攸不順使小人得以議其後則已且不能无疾况朋類乎

反復其道七日來復天行也利有攸往剛長也

天行者推其既去而復來之理原其始也剛長者究其已復而又盛之勢要其終也

復其見天地之心乎

此夫子誠通造化識達其机故於陽復之卦既什其辭而復形諸嘆曰復其見天地之心乎蓋天地以生物為心天地之心生生不已之心也天地无心而成化天地之心无心之心也剝盡而坤天地生物之心或几乎息矣今也積陰之後陽氣復生无中含有貞下起元而萬物皆有春意此可以見天地生物不窮之心如此乎其无時或息也程子曰先儒皆以靜見天地之心

不如動之端乃天地之心也

龍蛇蟄而身不死草木落而根不枯人之旦晝梏而夜氣不息

此天地所以常存而人心所以不死觀物内會靜者得之

雷在地中復先王以至日閉關商旅不行后不省方

朱子詩曰忽然夜半一声雷萬户千門次第開雷在地中一陽初動復之象也先王觀象而隨時燮理故於冬至陽生之日立為閉關之法下而商旅不行上而天子諸侯亦不省方上下皆安静休息以培養其意使之深潜固密而无所泄於以須陰而固陽也推此以往則凡政事云為之間凡可以保護微陽而參贊化育者當无不至矣

初九不遠復无祗悔元吉

一陽復生為復之主 又在卦下為復之初復之最先者也故能

失之不遠而復此心一微有差失即便省察克治而絕去之不至形于身而祇悔如此則心過可免而優入聖域大善而吉之道也

不遠之復以脩身也

程傳曰脩身之道无他知其不善則速改以從善而已心上此有差失即在心上克去而復之不遠則此心日就真純而纖毫差失不以自累其身乃所以慎厥身脩也

六二休復吉

柔順中正資禀之粹者也又能下初九之賢遷善改過資之而力不勞正心修身取之而執自裕蓋初之不遠復其聖脩者不淺二之近于初其交修者不忌相觀之下有餘益矣故為休復夫在人者有以裕于已由是可以成身成性可以希聖希賢故

吉

休復之吉以下仁也

為仁之功由己而相親之益在人不遠復如初九仁人之當親者也初能下之則嚴憚切磋而交修之助居多矣休復而吉有自哉

六三頻復厲无咎

厲无咎不要平重无咎一邊復而不固屢失屢復如口過身過時或知而改之而躁動妄為之失或又不免每每既改而復失已失而復改也夫復之不固則人心道心相為出入天理人欲迭為往來故危而不安為厲然既能屢復則改過不吝而自新有机雖不能復之不遠復之休美亦能補過迁善可以无咎同子所謂不改為惡改則為君子矣

六四中行獨復

習俗之移人雖賢者不能免也四以柔居群陰之間乃獨能與初為應是人所不能從而四獨從之此遠衆而從善拔于流俗者也故曰獨復難之也占雖不言而吉可知矣

以從道也

不遠復如初九有道君子也六四惟道是從故處衆而有弗恤不求同俗而求同理四其特立獨行之君子乎

六五敦復无悔

以中順之德當復之時不必其心之有所失而後復亦不必其人之有所資而後復善心常存善行常篤操存固而涵養熟故為敦復君道若此可謂純粹完全矣夫何悔六五天性渾全无待于復而亦謂之復者以當復之時也蓋天之所賦如此吾之

所渾全亦如此是能全其所賦亦喚做復敦復以成德言
中以自考也
三之下仁四之從道皆因人而復非自成也六五當復之時而
得其中是中本在我而能自底于成渾全其天命之性敦篤其
固有之良以之成性而自无一念之不中以之成身而自无一
事之不中其中德之成自然而然而非有待于外此所以為敦
復

迷復凶有災眚　一節

上六陰柔无復善之資而又居復之終則反而不復所謂從欲
惟危凶可知矣由是弃天者天必厭之自弃者人必絶之災眚
共能免乎若是者沉溺於利欲而天理已滅雖奮其克治之勇
終不能欲一淨理還而有成功也殆犹用師云云征竟何益之有

哉

䷘ 震下乾上

无妄元亨利貞其匪正有眚不利有攸往

天下之理惟正而後為无妄未有不正而得謂之无妄者卦変剛自外来動而不妄故卦為无妄又卦德震動乾健卦体剛中而應皆正也皆无妄之道也故占得此者誠能動物何往不利故元亨然所謂无妄者必其所存所發一出於正以実心体実理而孚誠一本于當然乃為无妄而得元亨若其不正則心雖无妄而所信或失其是〻亦妄也眚且不免安能利有攸往而亨乎卦名之義本无不正卦辞為占者設故用戒之非謂无妄而又有不正者也乃正所以為无妄故利不正則妄而致眚矣雖欲有為其何利哉

彖曰无妄剛自外來　一節

剛自外來而為主於內道心為主而動无妄念其所存者正而无妄也動而健勇于義而不牽於私其所為者正而无妄也剛中而應是彼此同德其所與者正而无妄也卦之三善莫非正道故其占當得大亨而必利于貞者乃天命之當然也蓋天命流行誠而正者也大亨而能以正乃能合卦之善而順天之命是以天斯祐之而元亨矣其曰匪正有眚不利有攸往者蓋无妄之道正而已矣故无妄須以正往使无妄而不以正往則為妄矣欲往何哉蓋正者天之命不正則逆天之命而天命不祐如之何其能行此君子所以大居正也

象曰天下雷行　萬物

天道流行發育萬物一物各具一太極是物物而與之以无妄

也先王代天理物有見於物之生理一天也天之化育一時也于是善順天時以長養萬物于人而畀之以持若之政於物而錫之以時阜之休盡人盡物使不失其實理之自然而已是天以時茂育聖人以時茂對同一无妄所謂參天地而贊化育者其在是乎

六二不耕穫不菑畬則利有攸往

柔順中正因時順理修其性分之固有盡其職分之當為固无所意必于其先亦无所責成于其後如農之不耕而不期其穫不菑而不期其畬六二之心純乎无妄如此以是而往何用不藏蓋不求其利而自无不利矣田一歲曰菑三歲曰畬君子之於事猶農夫之于耕耕則必穫菑則必畬理勢然也謂之不耕穫云者特甚言其无計較之私耳張子曰聖學无所為而為有

所爲而爲者利也
六三无妄之災或繫之牛行人之得邑人之災
三之无妄與諸爻同而處不得正與諸爻異是爲所處非其地
所遇非其人內存不可疑之心而外有可疑之迹德脩而謗
興道高而毀來災之出於无妄者蓋有之矣其象如或繫之牛
行人之得人亡人得我何與焉而詰捕之擾乃以邑人當之所
謂亡猴而禍林木失火而殃池魚者非无妄之災而何君子能
盡其在我不能必其在人非望而獲累焉亦順受其正而已
九四可貞无咎合小象
无妄之道因時順理而无私意期望之謂也可貞只是不妄動
意既不妄動則有往吉之善而无匪正之眚何咎之有象以固
有擇可貞者凡物守不得便不爲我有非固有之謂固守也固

守只是不為惟固守乃能固有焉

九五无妄之疾勿藥有喜

二五陰陽正應君臣道合內治既修可謂无妄之至者也疾安從生但時或有意外之変姦宄寇狄或乘間敗化則疾之出于无妄者不能无之然亦當治之以不治從容安靜以鎮之而已蓋天下之理邪不勝正以无妄馭天下自當内順治而外威嚴彼非意之來直坐以待之而已舜不治有苗而有苗格周不戮頑民而頑民服正所謂勿藥有喜也

无妄之藥不可試也

既以无妄而復藥之則是多事以擾天下而輕動以激人心故不可也蓋五既以无妄爲治則所以致治者既有道矣使于此而復求治不將索之无妄之外而治非所治乎語曰天下本无

事庸人擾之耳天下苟有意外之變吾果可以自信其无恙但當靜以制之行所无事而已為國之法似理身德教者致治之膏粱刑威者戡亂之藥石似區區无妄之疾而妄投藥石鮮不殺矣爻言其不必治象言其不可治皆聖人安靜以鎮天下之道

上九无妄行有眚无攸利

上九非有妄也但其處時之極執極而不知變膠固而不知通如尾生孝己之行所以行不去而眚且不免如之何其能利也彖辭所謂匪正有眚不利有攸往也

☶☰ 乾下艮上

大畜利貞不家食吉利涉大川

以艮畜乾非若巽陰之小矣又以陽畜陽其畜之也固又剛健

文明其畜之也大故卦名大畜文王观卦変卦体卦德而係之辞曰道之所貴者正君子之畜而可畜哉必精以擇之一以守之使吾之所畜莫非天德王道之精而不雜于異端伯術之陋則不徒畜之大而且畜之正矣由是推其所畜以究于用而食禄于朝則道行而可以獲吉然且以天下之大涵養為天下之大設施由此以極一世之頹靡以援生民之陷溺自然経済有餘而天下頼以安矣故又曰利渉大川此君子有体有用之学也

剛健篤實輝光日新其德

存于内者天理精明而不屈德性常用而不挠何等剛健見諸外者躬行懇到践履真純而自然光輝昭着何等篤実輝光夫内有无私之本体而外有実践之餘輝由是交養互發則内之

所養者日益精明外之所行者日益純固德之蘊畜時乃日新而德為天下之至德矣君子之畜孰大於此

剛上而尚賢能止健大正也

卦变自需而來九自五而上是以碩德鉅望而進居師保之尊人臣之進得位也卦体六五尊而尚之是人君好善忘势而尊礼賢士者也以卦德言又能止健則是禁伏凶人而使人不敢為悪也夫卦之所具有此三者合此三者而观之皆不可以不正盖臣之剛上必當直巳守道以濟時否則枉道徇人矣君之尚賢必當去纔遠色以貴德否則恭敬无实矣上之止健必當道德齊礼以化民否則雖令不從矣此三者皆當以正有貞之義故辞曰利貞卦辞本為畜德以正傳卒卦材中之所具者而言故不同耳

不家食吉養賢也

后非賢罔乂賢非后罔食上焉者不能祿以養賢則下焉者不可榮以祿矣惟上九之賢六五尊而尚之知賢之所畜者大而剛健篤實輝光所蘊者深而前言往行多識忠信而待之誠重祿而養之厚此賢者所以食祿于朝而不家食吉也

利涉大川應乎天也

濟事以時為大天者時而已矣六五下應於乾為應乎天而時行則經濟得宜謀猷盡善此所以利于涉川

君子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

理得于心之謂德君子因當操存涵養以為崇德之本矣然聞見者畜德之資而古人之嘉言善行皆其心德之著也故必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觀其所言而得其所以言之精觀其所

行而得其所以行之实于以畜成其德焉君子之畜德也以居敬涵養為主而必以博聞廣見為資本者須要識得上言剛健篤実輝光日新其德此言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合而觀之君子畜德之功盡矣

初九有厲利已九二輿說輹

初不可進而未必能自不進故戒之曰進則有厲而利于已二惟處中則能見几而止而不自進賢于初九遠矣故以其所能言之而曰輿說輹

中无尤也

中則能酌夫進退之宜极于出處之際故能順時而止而无躁妄之尤吉則不可進尤之不終无矣

九三良馬逐利艱貞日閑輿衛利有攸往

三之與上畜極而通既適逢其會遇而同德相與又不病于暌孤故三與上俱進有良馬逐之象焉然過剛銳進恐如初之有厲而不如二之无尤也故戒占者必當艱難守正以致其慎重之道曰閑輿衛益修其進用之資則其出也不苟其進也有具自然動而不括出而有獲所謂不家食吉而利涉大川也何不利之有

利有攸往上合志也

初則居下而利于巳二則說輹而难于進若三之利有攸往何哉以其上合志也盖三與上皆為畜極而通又且同德相信以之為上為德則致君堯舜者三此志而上亦此志以之為下為民則澤民唐虞者三此心而上亦此心故不相畜而俱進而三之利有攸往也

六四童牛之牿元吉

語曰消ヒ不息流為江河綿ヒ不絶縈為網羅故勢成而后圖為莫之及也艮体三爻皆以止徤為義故以畜下三陽為止悪初居最下其悪未形四及此畜之不待已形而後戒與以為善之資示以檢制之法其脩之也預其治之也早故不勞禁制不傷刑誅用力少而成功多悪无不治矣故曰大吉

六四元吉有喜也

君子以天下為心而天下之悪容有未去是貽其憂也今能禁於未發則遏悪之心已遂后天下之樂而樂矣不有喜乎蔡氏曰此所謂上兵伐謀不戰而屈人兵善之善者也

六五豶豕之牙吉

制悪之道不可以力勝在得其要而已六五柔中有善馭之術

居尊操可馭之柄故知民之為惡非其心也乃迫于不得已也于是授以世業而使之不迫于飢寒亦非其性也乃限于不自知也于是教以向方而使之不陷于邪僻握其机持其要而不尊尚乎刑誅如豕之制其牙而去其勢如此則雖不能防之于未發之初亦能制之于已發之後不用嚴刑峻法而天下自无作惡之民矣吉之道也

六五之吉有慶也

人君制天下之惡而得其馴服之机則教不肅而嚴刑不煩而化天下家其福矣五不如四之易四不如五之廣故四之有喜五之有慶蓋以化之廣狹故也

上九何天之衢亨

畜極而通天下无惡之可制矣朝无淫比国无私黨蕩蕩乎大

道為公之世也故為何天之衢占者得之礼楽刑政四達而不悖仁義教化廣運而无方其通達亦如是矣不亦亨乎

何天之衢道大行也

四雖元吉猶待于童牛之牿五雖有慶猶俟于豶豕之牙上以富極之時有天衢之象則治教休明而君子之道沛然于天下出其剛徳蘊實以敷治而精明渾厚之功四達而不悖矣出其前言往行以綏猷而民信民悦之化充塞而无間矣不其大行矣乎

☶☳ 震下艮上

頤貞吉觀頤自求口實

卦体内实外虚卦徳下止上動皆頤之象也有頤之象則有养之義故名頤文王係辞以為人之所養不可不擇凡出于天理

之公者不必同而同謂之正凡出于人欲之私者不必同而此謂之不正人之所養一不正則嗜欲深而天机淺鮮不爽矣故必理以防欲公以勝私而所養一出于正則内有益于心外有益于身而吉然欲觀其所養之正亦惟自考何如耳要必反觀于獨知之天省察于隱微之地觀吾之所以養德者果能循乎道義之正而不雜于人欲之私集義以養氣寡欲以養心小而一言一行大而彝倫典常皆所不苟則所養者正而无不吉矣然人情之所易移者每昡于口体之奉使養身者一有不正其為德之累大矣又必觀其所以養身之術果能簞食豆羹食之以礼千駟萬鍾受之以道不以飢渴之害為心害不以口腹之欲為心累則養身者正而吾之所以養德者信得其所養之道矣蓋必如是而謂之貞亦必如是而後无不吉也人之所養可

不慎歟愚謂自求口実便是覌頤裏面事聖人恐人以口体之欲為養德之累故又剔出以示人耳

覌頤覌其所養也自求口実覌其自養也

所謂覌頤者言覌其所以養德者必得正而後吉也所謂自求口実者言欲覌其所養之道又必自其養身者覌之果能養身以正乃為得所養之道而吉也

天地養萬物聖人養賢以及萬民頤之時義大矣哉

頤有養德養身故養物兼理氣說養民兼教養說乾知大始坤作成物而凡物之在天地間者莫不各正性命保合太和而得其理氣以自全天地養万物也聖人在上忠信重祿以養才德之賢由是賢者承宣德意愛養斯民為之發政施仁為之推恩布德而天下之民莫不養之于生全之域而容保無疆養之于

德教之中而教思无穷則賢者之所養即吾之所養賢者之所
及即吾之所及以其所及而濟其所不及此所以博施濟衆而
天下无不養之民也夫天地之於萬物聖人之於萬民皆不出
此养道故贊其大

君子以慎言語節飲食

山下有雷〻以動之万物得所養矣養德不止于言語然慎此
者其切務也养身不止于飲食然節此者其切務也

初九舍尔靈龜觀我朶頤凶

爾謂初我謂四舍爾觀我若以四對初而言也龜能以氣自养
初九陽剛其所養者有素本如是龜无待于求养者也乃上應
六四之陰動心于功名富貴之可欲而所守不繁蓋陽說乎陰
而動念垂涎矣孔子曰棖也欲焉得剛初誠剛也則豈動於欲

哉

亦不足責也

所貴乎初者為其有陽剛之德也初既自失其守復何責哉

六二顛頤拂經于丘頤征凶

无交而求則人弗與也莫之與則傷之者至矣二之求于初為拂經弗與也求于上為征凶弗與而有傷也于彼于此无一可者然則亦何利于求養哉昔韓退之羨餘一飽自陳衣食于奔走老蘇謂力耕節用足以自老求養自養之別亦少槩見

行失類也

二之求初不得于初矣往求于上亦復得凶者何也初上皆非其類也定其交而后求之非其類雖其與之故兩有所從一无所利

六三拂頤貞凶十年勿用无攸利

陰柔不中正昏昧而邪僻者也又處動極妄動而不經者也故其所以為頤者溺于声色貨利之私恣乎飲食男女之欲徇利而害義縱欲而傷生拂其所養之道矣雖其所養皆天理之所有而人情之所不能无者然縱欲敗度雖正亦凶所謂凶者非特為一時之類雖十年勿用而无攸利也十者數之終甚言其終不可用耳

道大悖也

人之所养有道彖所謂自求口實象所謂節飲食皆道也六二縱而无厭溺而不止而大悖乎所养之道則其十年勿用而為凶之極也何疑

六四顛頤吉虎視眈眈其欲逐逐无咎

四以柔居上是身任養天下之責而其才不足以為养者然以柔正之德應剛立之初而賴其養以施于下此其任在我而其養在人若于養道為顛矣然以人之養為已之養而使天下无失養之民則其利亦溥矣故吉然任賢以养民其道有不可苟者故必下之也尊不以謙問不以佞移而信任无二其求之也繼礼不厭勤問不厭数而始終一心如虎之下視眈眈而不他其欲逐逐而不已則賢才效用而养道得行雖不必惠自我施而亦无負于养人之責矣故无咎

顛頤之吉上施光也

上指五大臣能任賢以匡不逮則能以其君之澤光被于天下矣所以吉也

六五拂經居貞吉不可涉大川

人君以養天下為常道五雖居尊而陰柔不正不能養人反

上九之養以及于天下固拂乎常理矣然用賢以養民亦君道

之當然所謂貞也故戒居此位得此占者惟當安守此貞而任

賢以圖治則賢才輔而膏澤下于民故吉不度德量力而欲自

用以濟天下則謀猷經濟何所設施而天下无所賴以為養矣

奚可哉用人有餘自用不足五之謂也

居貞之吉順以從上也

柔順以從上九之賢正聖人養賢以及萬民之事所謂貞也居

貞者居此而已

上九由頤厲吉利涉大川

六五賴上九之養以養人是上以有相之道而致天下康義之

休民生未遂由以遂之民性未復由以復之非由頤矣乎然任

大責重艱亦艱矣故必惶惶惕厲惟恐上負君心下失民望而所以養天下者殫思盡慮以圖之則信能由頤而吉也夫養民之功固大矣然亦語其常耳未及于變也設當天下之大事變而以上九任之宜亦无不濟者蓋其陽剛在上撥亂之才有餘運量之權在我故又曰利涉大川言不徒撫養民生抑能匡濟時艱矣此涉川另說與上養道不相蒙此爻之義於周公身親見之

☱☴ 兌上巽下

大過棟撓利有攸往亨

時之已盛而不可回勢之極重而不可反是為大過乎常也此卦四陽居中過盛則是當盛極將衰之時適此重彼輕之勢故為大過夫大時之既過必有克壯之猷乃能共濟卦体上下二陰

不勝其重則柔弱之才何以挽天下將頹之患故有棟撓之象然幸二五剛中內巽外說過而不過之道蓋有在也故占者往以濟時之過于以抑中強之弊扶本末之衰則不世之勳可建无前之績可底不亦利往而得亨矣乎夫大過者時事可憂之日也利往者君子回天之功也苟過而不能濟則亦何補于時事哉

剛過而中巽而說行利有攸往乃亨

強毅過人而又能裁之以中不至已甚思慮精詳而又能行之以和隨事順理卦有大過人之才如此以是而往必能建功立業而成大過人之事乃所以為亨也

大過之時大矣哉

唐虞禪受非堯舜不能為商周放伐非湯武不能濟處時之過

而欲因時以成大過之事要非尋常碌碌者所能办故大哉之
嘆以見處過之難

澤滅木大過君子以獨立不懼遯世无悶

澤本可以潤木者乃至浸滅乎木澤水之大過也故有此象獨
立而人不我輔人多懼心不懼則過人矣遯世而人不我知人
多悶心无悶則過人矣此非見得真立得定有天下之大学術
有天下之大操守者不能此即夫子所謂中立而不倚遯世不
見知而不悔者孟子之不動心亦近之獨立兼旁建遯世則以
旁言君子之所以異于人者如此

初六藉用白茅无咎

陰柔謹密又居巽下尤加謹密者也况當大過之初凡事過于
愼重而謹言愼行无所一不至故如藉用白茅者然以約失之者

鮮矣何其咎

九二枯楊生稊老夫得其女妻无不利

二以陽過之始而比初陰夫剛而始過不免有英氣害事之暴乃得陰柔能順者以制其過而補其偏則協德以成能而於天下之事有可為也故象為枯楊生稊而發育之有机老夫女妻而生育之有望占者如是則一張一弛可以通時之變不啻不啻可以反勢之平天下无不可底之績矣故无不利

過以相與也

陽過之始而得初陰以相與則有以制其過而劑之用不偏矣

九三棟撓凶

卦言棟撓陰失之不及也三言棟撓陽失之太過也

不可以有輔也

君子剛柔相濟乃能虚心受善故人可得而輔三既以剛居剛則過于自用人不得以善而相輔此所以剛之過而為棟撓也

九四棟隆吉有它吝

當過之時以陽居陰剛柔並用既足以成精明之治功又足以立渾厚之治体凡天下事誠有以負荷擔當而不撓者故其象隆其占吉然以其下應初六故以有它為戒盖任事以剛為主使過剛而濟之柔可也四本剛柔適均則自任其是足矣更不必他有所求也若復求初之柔以濟之則未免失是而取吝反吉而得凶矣任已之是自足以成功資非其人反足以敗事是故君子審之

不撓乎下也

不撓正貼隆字四本剛柔相濟過而不過故能任重而成功不

至撓厥而敗事

九五枯楊生華老婦得其士夫无咎无譽

五爲過極之陽自用自專主張太過既非可輔之人又比上六過極之陰委靡不振又无贊助之力其不能濟事可知已故象如枯楊生華无益于枯也老婦士夫終不能育也夫過剛无以主事過柔无以任事總歸于无所事事則僨事之咎或可免之然過而不能因時以濟則經世之謀猷安在匡時之勳略无聞又何譽所謂无咎者非與之也意重无譽一邊

上六過涉滅頂凶无咎

上本陰柔之質非克濟之才乃處過極之地當多難之秋才弱不足以濟而不以其不能濟而止鞠躬盡瘁殺身成仁蓋不能成天下之事而死天下之事者也主事言則曰凶主理言則曰

无咎象更著不可二字則義益精而意益切矣蹇之王臣終无可尤太過之過涉終不可咎惟其心而已

☵坎上坎下

習坎有孚維心亨行有尚

陽陷陰中其卦為坎重之又得坎焉故為習坎習坎者陷之深而險之重也當險之時身已入于險矣所可自主者惟此心耳人惟不能实有守義安命之心而恒存僥倖苟且之意故禍福利害有所恐惧疑惑而動其心一心之中竟无光亨景介又安能出險有功卦体中实為有孚心亨之象故占者身在險中若能真实安于義命不萌僥倖不圖苟免而此心实有定守則心下自然亨通憂患動他不得履險若夷處危若安禍福利害一无所恐惧疑惑而動其心矣故亨由是而往以濟險必能靜观

時勢經理得宜可以易危為安而成出險之功矣故行有尚需以有孚而光亨坎以有孚而心亨甚哉孚之為貴

水流而不盈行險而不失其信

此以坎象什有孚之義坎象為水以其內实外虛体陽而用陰也水之為物其流行也盈科而進足此通彼未嘗盈溢之濫且水之不盈其性常々如此无所改移萬古此流水萬古水不盈故又為不失其信水流即行險不失其信只是一定不盈也是就流水之性現之亦可見孚信之義卦辭所謂有孚蓋取諸此

維心亨乃以剛中也行有尚往有功也

中實為孚々則自无不亨故曰心亨心亨而往何所不濟故曰有尚

天險不可升也地險山川丘陵也王公設險以守其國險之時用

大矣哉

天不可升也不可踰此自然之險也王謂天子以四海為国公謂諸侯以四境為国其在王公則以人力而設險紀綱法度无形之險也城池甲兵有形之險也險之既設則有以固人心不拔之基奠宗社无疆之業一如天險之不可升地險之不可踰而所以守国者在是矣夫險之時用通乎三才其大如此可以險而小視之哉

象曰水洊至君子以常德行習教事

水之流也往過来續仍洊而至習坎象也君子修己治人皆兼重習不可故德行曰常為之不厭也教事曰習誨人不倦也此只取重習意不必說済險上去

初六習坎入于坎窞凶

初六陰柔非濟險之才又處重險之下有难濟之势是爲已往習坎之中而又入于坎中之窞其陷益深焉如是則无可尚也功而載胥及溺矣凶

失道凶也

陽剛爲濟險之道初六陰柔失是道矣此所以益入于險也

九二坎有險求小得

處重險之中未能自出是身當國事多艱之日剛而得中是有經濟之猷者但不幸而遇是時故未能大建功業而小有得此又如諸葛武侯值漢室險阻之際雖能大一統之治然亦能維炎運于不絕者

求小得未出中也

九二謂之求小得者以其雖有剛中之德而當險之時但能維

持固勢于不墜匡扶国運于将傾未能大有為而出乎險之中也使能出乎險中則為大有得矣

六三來之坎〻險且枕入于坎窞勿用

陰柔既非濟險之才不中正又多邪僻之行以此而履重險之間則來固險而往亦險往而遇坎是前遇乎險矣來而有坎是後又枕乎險矣前後皆險進退維谷惟見載胥及溺以陷入于坎窞而已占者得此凡事皆當收斂退避不可施用否則險陷如六三矣

六四樽酒簋貳用缶納約自牖終无咎

五居尊位四實近之有君臣之分但時當習坎君臣上下未免有所阻隔而不得通然大凡有事之秋人情憂危則相求相求則易合四五剛柔相濟以居險阻則彼此之情易入而上下之

交可乎故四之事君不必拘〻礼儀之末但當積此心之誠悃以為感格之基至于進言納諫亦惟因明通蔽而委曲以善道之耳如用樽酒簋貳之以缶而自牖以進結于君也夫積誠以感其君則君之情易動因明以通其君則吾之言易入自然君臣道合險難可濟始也雖艱終也无咎矣

樽酒簋貳剛柔濟也

在險之時五與四剛柔交際君既念時事之可憂而下求之心自切臣又思艱危之可慮而上交之意益專相信以心相感以誠此所以不尚多儀也

九五坎不盈祇既平无咎

九五猶在險中是天下之險難未平坎水未至于盈也未盈則未平未平則未出尚在險之象也然以陽剛中正居尊位以德

位之全而當將濟之日故難雖未解漸漸傾否爲太天下大勢東平西靜十巳安其八九矣故爲祗既平之象既平則既盈既盈則既出矣夫天下之難一人之咎也坎難就平天下之民奉安矣君何尤焉故无咎

中未大也

九五猶在險中如坎不盈則雖有中德而尚厄時艱未能光大于天下也有中德而未大豈德之病哉時爲之也

☲☲ 離下離上

離利貞亨畜牝牛吉

麗之正方有助于我處之順始无忤于人不正則雖麗亦无益非順則所麗亦不終故正在人而順在我順以麗正然後麗道爲无失也

離麗也日月麗乎天百穀草木麗乎土重明以麗乎正乃化成天下

什離為麗而本天地人以發離之義也日月麗天而成象百谷草木麗地而成形君臣麗乎正位而成治皆有所麗離之義无所不該矣

天下風化皆自君臣而出君臣皆以明德而麗乎正位則君建其極臣翊其猷皆以明而致治而天下囿於文明之化矣重明泛論君臣不指二五化成蹤在明上來但彖傳以麗為主則正位亦須兼重

柔麗乎中正故亨是以畜牝牛吉也

二五以柔而麗乎中正是有徽柔懿恭之善而能養之以中行之以正得柔嘉之則者也惟正為貞故占者以正則亨惟柔為

順故占者以順則吉

明兩作離大人以繼明照于四方

只是一個明言兩作者明之循環不已也大明在上无所不照君德不明其何以照臨天下故大人立極于四方必聖李緝熙以日新其德使吾德之發越有以格上下而光四表直與日月合其明也

初九履錯然敬之无咎

錯者急遽而妄進咎之道也敬則慎重而不苟錯之反也初以剛明之才而居卦下世寧有剛明而安于下者故曰履錯尤之不終无矣戒以敬之非欲其不進不遽進耳

六二黃離元吉

二主臣道者柔麗乎中而得其正臣節之純者也故以道事君

則正直與忠厚相須以道治民則義正與仁育並用寬嚴相濟則
而无太過不及之失猶色之麗乎中者夫中道而行无所廢而
不當上助繼明之治下普文明之休吉斯至矣
得中道也
得中就是黄離不作推本說
九三日昃之離不鼓缶而歌則大耋之嗟凶
前明將盡乃盛極當衰之時如日中而昃晝而將夜也大凡盛
衰循環自有定數如人力所當自盡者君子固當責成于已其
時事之莫可柰何者亦只得付命于天然後有以自處若不能
安常自樂而徒如杞人之憂天畢竟无益于事而患終不免矣
是故當時事者但須致力於其所當為不可僥倖於其所難免
不鼓缶二句非欲其坐以待斃但謂徒憂无益昔韓信已奪齊

王而封淮陰時已盛而衰矣乃不能安常守分而鬱〻不樂卒
以取禍正類此爻之義若留侯則无此患矣
九四突如其來如焚如死如棄如
前明指三後明即指四凡繼他人有事者必須和緩詳密乃克
有濟四當更事之初而以剛迫之紛更煩擾不以其漸則激而
生变而禍階之作災必逮夫身矣此爻如秦政項籍豈能久也
或以後明指五四之突如若莽操溫懿欺孤弱寡者之流
六五出涕沱若戚嗟若吉
五雖柔麗乎中然不得其正則是宅心雖善而處事未臧况又
迫于上下二陽权臣在側僭迫交加在我既有所不足在人又
有所不遜危之道也故占処此必當危惧臨之仰思天命之难
係俯念民心之罔懷兢〻業〻不敢一念少肆一事少忽如出

溺而憂戚者然則憂深慮遠而危者使平坐見文明化成而天位永寧矣吉

六五之吉離王公也

所謂危者安其位者也上凝天命之休下係民歸之象重明繼照曆數永膺五之吉大矣

上九王用出征有加折首獲匪其醜无咎

上以剛居上剛之極也處離之終明之極也剛明及遠威武振而明膺彰王者用此道以出征則能伐暴救民而有誅戮首惡之美功以其剛之極而威自振也又能罔治脇從而有獲匪其醜之大德以其明之極而刑不濫也首惡之誅而天下服其威醜類之宥而天下服其明恩威並用功懲兼得既不失之姑息亦不失之寡恩何其咎

王用出征以正邦也

征者正也上伐下也蠻夷寇賊貽害天下故不得已而正之明非輕用兵也王者无外雖正他人其實亦其邦也

易意參疑外編卷之三終